我已長大了

我的爸爸是任何人都會引以為榮的人。

他是位名律師，精通國際法，客戶全是大公司，因此收入相當好。可是他卻常常替弱勢團體服務，替他們提供免費的服務。不僅此也，他每週都有一天會去勵德補習班去替那些青少年受刑人補習功課，每次高中放榜的時候，他都會很緊張地注意有些受刑人榜上是否有名。

我是獨子，當然是三仟寵愛在一身，爸爸沒有慣壞我，可是他給我的實在太多了。我們家很寬敞，也佈置得極為優雅。爸爸的書房是清一色的深色傢俱、深色的書架、深色的橡木牆壁、大型的深色書桌、書桌上造型古雅的檯燈，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他書桌上處理一些公事，我小時常乘機進去玩。爸爸有時也會解釋給我聽他處理某些案件的邏輯。他的思路永遠如此合乎邏輯，以至我從小就學會了他的那一套思維方式，也難怪每次我發言時常常會思路很清晰，老師們當然一直都喜歡我。

爸爸的書房裡放滿了書，一半是法律的，另一半是文學的，爸爸鼓勵我看那些經典名著。因為他常出國，我很小就去外國看過世界著名的博物館。我隱隱約約地感到爸爸要使我成為一位非常有教養的人，在爸爸的這種刻意安排之下，再笨的孩子也會有教養的。

我在唸小學的時候，有一天在操場上摔得頭破血流。老師打電話告訴了我爸爸。爸爸來了，他的黑色大轎車直接開進了操場，爸爸和他的司機走下來抱我，我這才注意到司機也穿了黑色的西裝，我得意得不得了，有這麼一位爸爸，真是幸福的事。

我現在是大學生了，當然一個月才會和爸媽度一個週未。前幾天放春假，爸爸叫我去墾丁，在那裡我家有一個別墅。

爸爸邀我去沿著海邊散步，太陽快下山了，爸爸在一個懸崖旁邊坐下休息。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槍決的劉煥榮，爸爸說他非常反對死刑，死刑犯雖然從前曾做過壞事，可是他後來已是手無寸鐵之人，而且有些死刑犯後來完全改過遷善，被槍決的人，往往是個好人。

我提起社會公義的問題，爸爸沒有和我辯論，只說社會該講公義，更該講寬恕。他說「我們都有希望別人寬恕我們的可能」。

我想起爸爸也曾做過法官，就順口問他有沒有判個任何人死刑。

爸爸說「我判過一次死刑，犯人是一位年青的原住民，沒有什麼常識，他在台北打工的時候，身份証被老闆娘扣住了，其實這是不合法的，任何人不得扣留其他人的身份証。他簡直變成了老闆娘的奴工，在盛怒之下，打死了老闆娘。我是主審法官，將他判了死刑。事後，這位犯人在監獄裡信了教，從各種跡象來看，他已是個好人，因此我四處去替他求情，希望他能得到特赦，免於死刑，可是沒有成功。他被判刑以後，太太替他生了個活潑可愛的兒子，我在監獄探訪他的時候，看到了這個初生嬰兒的照片，想到他將成為孤兒，也使我傷感不已，由於他已成另一個好人，我對我判的死刑痛悔不已。他臨刑之前，我收到一封信。」

爸爸從口袋中，拿出一張已經變黃的信紙，一言不發地遞給了我。

信是這樣寫的：

法官大人：

謝謝你替我做的種種努力，看來我快走了，可是我會永遠感謝你的。

我有一個不情之請，請你照顧我的兒子，使他脫離無知和貧窮的環境，讓他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求求你幫助他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，再也不能讓他像我這樣，糊裡糊塗地浪費了一生。

×××敬上

我對這個孩子大為好奇，「爸爸你怎麼樣照顧他的？」

爸爸說「我收養了他」。

一瞬間，世界全變了。這不是我的爸爸，他是殺我爸爸的兇手，子報父仇，殺人者死。我跳了起來，只要我輕輕一推，爸爸就會粉身碎骨地跌到懸崖下面去。

可是我的親生父親已經寬恕了判他死刑的人，坐在這裡的，是個好人，他對他自已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終耿耿於懷，我的親生父親悔改以後，仍被處決，是社會的錯我沒有權利再犯這種錯誤。

如果我的親生父親在場，他會希望我怎麼辦？

我蹲了下來，輕輕地對爸爸說「爸爸，天快黑了，我們回去吧！媽媽在等我們」。

爸爸站了起來，我看到他眼旁的淚水，「兒子，謝謝你，沒有想到你這麼快就原諒了我」。

我發現我的眼光也因淚水而有點模糊，可是我的話卻非常清晰，「爸爸，我是你的兒子，謝謝你將我養大成人。」

海邊這時正好刮起了墾丁常有的落山風，爸爸忽然顯得有些虛弱，我扶著他，在落日的餘暉下，向遠處的燈光頂著大風走回去，荒野裡只有我們父子二人。

我以我死去的生父為榮，他心胸寬大到可以寬恕判他死刑的人。

我以我的爸爸為榮，他對判人死刑，一直感到良心不安，他已盡了他的責任，將我養大成人，甚至對我可能結束他的生命，都有了準備。

而我呢？我自已覺得我又高大、又強壯，我已長大了。只有成熟的人，才會寬恕別人，才能享受到寬恕以後而來的平安，小孩子是不會懂這些的。

我的親生父親，你可以安息了。你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，我今天所做的事，一定是你所喜歡的。